

清俞曲園著
茶香室叢鈔

第九冊

進步書局
校印

茶香室續鈔卷十八

清德清俞樾著

施存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真誥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焉。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為教矣。

絳縣老人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周公才。字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為絳州絳縣尉。沿檄晉州。過姑射山。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置杯其上。俄頃即熟。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奈何。是日入邑境。就民舍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民帥妻子羅拜。道人亦慰接之。至牆下共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旁。獻一桃甚大。曰。食此終身無病。長揖而別。指顧間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為地仙。時一遊人間。

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

按絳縣老人。宋時尚遊戲人間。亦可怪矣。但不知自春秋至宋政和初。又幾許甲子耳。

莊君平宋時尚在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福州有道人。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兩臉紅潤。瞳子深碧。迹其所往。執弟子禮甚謹。凡歲餘。邈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為捧溺器以進。叟訝其煖。答曰。懼冷氣傷先生。真諸被中耳。叟大感異。曰。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見有如子者。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修身度世之說。李季言綸頗能誦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值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三句而已。

按莊君平。即嚴君平。漢人。避明帝諱。故改莊為嚴耳。使此人自稱嚴君平。則偽矣。今自稱莊君平。疑其不妄。然其五言詩。淺薄不類漢人語。

徐庶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

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沖舉。可傳與世人知之。又杭州孫靜公者。崇禎十四年。於蘇州閶門遇徐庶。其子元芳言。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崇禎九年。漢中人劉一真入終南山採藥。遇仙人。自言是徐元直。令一真奏事。有旨。下撫按察訪。成都費經虞有詩云。傳聞徐元直。尚在南山雲。我欲從之去。高峯麋鹿羣。

按徐元直飛昇事。余已記於叢鈔卷十四矣。今得其詳。復記之。是徐元直仙蹟在明末國初。甚顯著也。

居易錄又云。錢牧翁作彭幼朝傳云。近有人入青城山。見老人跨白鹿。曰。我三國徐庶也。此與蜀人費經虞所言同。特終南青城異地耳。

國朝繆良塗說云。常州某往來山東。一日至海濱。其地有天生石橋。跨於海中。遙接勞山。寬僅尺餘。長不可測。無有能過之者。某曰。吾試一往。遂大步而去。由橋入山腹中。見茅庵內坐一老者。疑為仙。老者曰。予非仙。乃狐也。適有客至。所論皆三國後漢事。客退。老者曰。此三國時徐庶也。於是邀某至後山一石洞。推之下。已在常州矣。

按此雖不足據。然亦言徐庶成仙事。再數百年。徐庶之仙蹟。安知不與純陽代興。

乎。

十二仙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道士張素卿。於簡州開元觀畫。谷成子。董仲舒。嚴君平。李阿。馬自然。葛元長。壽仙。黃初平。葛永瑋。寶子明。左慈。蘇耽。十二仙君像。各寫當初賣卜賣藥。書符導引時真筆蹤灑落。當代名流。皆推畫手。蜀檢校太傅安公思謙。好古博雅。甲寅歲十一月十一日。值蜀主誕降之辰。安公進素卿所畫十二仙真形十二幀。蜀主命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歐陽炯。次第讚之。令翰林徐詔黃居寶。八分書題之。乾德三年。聖朝克復。吏部侍郎呂公餘慶鎮蜀。求古畫圖書。並將進呈。斯畫與焉。

按世俗有八仙之說。罕有知此十二仙者。

唐于述聞奇錄云。馬自然。貌醜。鬚鼻。禿鬚。大口。飲酒石餘。醉眠。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升。此馬自然之仙蹟。

咸淳臨安志。方外門載。馬自然。名湘鹽。官人。大中祥符元年卒。葬於其家之東園。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潼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帝命杭州發其冢。止存竹杖。

據此則馬自然又北宋人矣。殆誤也。

蜀八仙

明楊慎升庵集有蜀八仙云。譙秀蜀記載蜀之八仙。首容成公。云即鬼容區。隱於鴻冢。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於蜀。今之青羊宮也。三曰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萊之仲舒也。四曰張道陵。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曰李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在青城山。八曰爾朱先生。在雅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洞中。清甯二百三十一年。

唐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末云。清甯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

按此即東坡詩所云。羣仙正草新宮銘者也。清甯之號。不知誰所紀。仙家亦自有年號邪。

仙宗十友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石恪攻古體人物。有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高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司馬承禎。仙宗十友圖。

按此十人為仙宗十友亦世所罕知也。

苦竹真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呂洞賓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

按苦竹真人為呂洞賓師。世無知者。

呂仙自敘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天啟中。濟南盛傳呂仙自敘傳。云是殷文莊葛端肅得之。乩筆者。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而逃。因易呂姓。以山居。名若。字洞賓。妻又死。號純陽子。考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何大相異也。近又有瑤華帝君傳云。韓湘乩筆自敘。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為叔父。亦良怪異矣。

按乩筆自不足據。姑以廣異聞。

呂真人畫像

國朝張道臨安旬制紀云。潞王有呂真人畫像。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相傳仙筆也。

呂洞賓封帝君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仙宮成。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宮。首揆夏貴溪。告純陽孚佑帝君呂洞賓。屢著靈異。然爵以帝號。則始見於此。即羽流輩亦未之知也。

呂元圭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於石照亭窗上。或云元圭乃先生別字。

按此呂元圭與邯鄲呂翁似均非洞賓也。

嬾殘至明季猶在

國朝徐岳見聞錄云。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鱖魚嘴。夢廟神來謁曰。前生我與公及三昧為師弟兄。同修道。三昧今為國師。公為宰相。我墮落為江神。血食於此。宰殺過

多必墮惡道。望公達三昧。為我禮懺法。以禳宰殺之愆。三昧為建水陸道場。廣齋僧眾。有一火頭僧曰。舊神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神亦受戒。不飲血肉之奉。自此只須以素食酬願。越日。過客仍以牲醴致敬。廟祝即時仆地。起語曰。前嬾殘禪師已言之。何復破我戒。人問嬾殘何在。曰。是火頭僧跡之。不知所之矣。

按此嬾殘。不知何人。其即李鄴侯所遇者邪。賀相國。即賀逢聖。明崇禎朝宰相。嬾殘和尚。至明季猶存。亦奇矣。

曹休

太平廣記引神仙感遇傳云。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門直抵廳側。問叟何人。對曰。曹老兒。問其所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問其所能。云老叟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不可一一敘之。請濡豪執筆。隨語記錄。詞多隱密。亦敘相國牽復之事。問叟頗好酒否。叟忻然為請。即以銀盃。令自酌飲。頃之酒盡。遂以銀盃枕首而睡。及旦。失叟。惟銀盃在焉。驚問訪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晉為史官。齊梁之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間。往來賈販。常賑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見之。受其遺者。

按余於叢鈔卷十四載曹佶休事疑卽世俗所傳八仙中之曹國舅今觀此又疑曹佶休卽曹休也然曹休魏志有傳史明言其疽發背薨諡壯侯則亦無成仙之事是又疑不能明也

陳搏與毛女往來

宋李石續博物志云毛女在華山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時人陳搏在華山或謗以與毛女往來

國朝周亮工書影載陳希夷遇毛女詩云藥苗不滿筭人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玩相將入翠煙句似其事或竟有之

黃子久仙去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李君寶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于武林虎跑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為仙去

觀棋爛柯不止一處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李宗諤云達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觀仙弈棋不去至斧柯爛於腰間卽此地也乃知觀棋爛柯不止衢州

按余於叢鈔卷十四引猗覺寮雜記。知爛柯不獨觀棋。且有聽琴之說。今乃知觀棋亦非止一說。古事多相類也。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南劍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十六樵于山。見二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啄楊梅墮二顆于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俛取以食。遽失二人所在。此亦樵者觀仙人弈棋事。但不言爛柯。

陳蒞桶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陳蒞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徽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污。鬚髮斑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名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宏治間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

按此蒞桶人。豈即伊川所遇之成都隱者邪。

明陳棟羅浮志云。陳桶。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盤橰蒞桶為生。作盤橰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為尊。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斧鑿痕。蒞桶頌云。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於嘉

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潭州赴鶴會。與一蘊桶老子。倚角入水而逝。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見之。方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

按此。知所謂宋仙陳蘊桶者。即其人也。

又按陳楠捨土付病者。服之輒愈。人呼之為陳泥丸。

文文山過仙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有一題云。文山過靈陽子談道。繫之以詩曰。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蓬與瀛。至人不可見。世塵忽相櫻。業風吹浩劫。蝸角爭浮名。偶逢大呂公。知有夙世盟。相從語寥廓。俯仰萬慮輕。云云。大呂公不知何人。謂之靈陽子。則非純陽也。

又有一題云。歲祝犁單閼。月赤奮若日。馬逢涪灘。遇異人。指示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賦五言八句。其詩曰。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

按祝犁單閼。乃己卯歲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也。是時文山已在獄中。此異人者。乃於獄中相訪耶。亦可異矣。

王赤腿

元劉祁歸潛志云。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哨腿王。或云。名子可。字南雲。居郟蔡間。以乞食為事。衣皮衣。露膝。好插花。額上繫一銅片如月。時時自言為天帝所召。有某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詭誕莫可測。然善歌詩。索韻立成。字亦怪異。凡寺觀樓閣。及民家屋壁。書其詩。殆徧。往往有奇麗語。

鍾了髻

明王世貞鳳洲筆記云。鍾了髻。百十四歲尚了髻。故名。丁未冬。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

按宋史陳搏傳。有髻髻道人鍾離子。不謂又有此鍾了髻也。

張刺達

明徐禎卿異林云。張刺達。相傳是宋時人。為華州掾。嘗從徐州太守。入華山謁陳搏先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據榻端坐。太守不悅。先生請曰。先生袖中何物。幸以相賜。道人探出棗三枚。以白者授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投太守。太守愈不悅。以奉掾。掾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先生。是何道者。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

不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游人間太宗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

按張刺達他書多作張邈邈即張三丰也其事蹟人多知之然其得仙之由則或未知之也。

國朝許纘曾滇行紀程云平越府南門有高真觀為張三丰仙師道場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旁刻神留宇宙四大字。

按此張三丰遺蹟人所罕知明史但言其復入武當歷襄漢不言其入滇也。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東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張三丰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寶字全一元元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為棺斂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

按此叙張三丰本末頗詳明史方伎傳作一名君寶寶乃寶字之誤也。

國朝徐岳見聞錄云明初張邈邈既化於甘州張指揮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下詔

求之不得。今西域入貢者，猶云三丰為某台吉供養，見在不死。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平越郡城內有張邈遺修道故跡。邈通名三丰，閩人。洪武間，以軍籍戍郡。蓬頭赤足，丐於市，人呼為邈通翁。

按此與異林所載又殊。然張三丰於明初已著仙蹟，乃謂其洪武中戍黔，恐非實也。

滇黔紀遊又云：府南五里，即武勝關，隔溪絕壁，有三丰遺像。旁有明撫軍郭青螺書：神留宇宙四大字。

按此四大字為郭青螺書。許氏滇行紀程所未及見也。

趙如如

國朝無名氏述異紀云：蜀人趙如如，長髯偉軀，明時為邊將，已殉難矣。康熙癸卯，與崑山何英相遇於浙之衢州，何疑其鬼也。徐曰：吾與子為異姓昆弟，不知吾為學道人邪？蓋趙精天文術數之學，兼習五行遁法，其殉難也。若古人尸解者然。歲甲子，客有自普陀至者，趙寓書於何云：在南海修道。

按先君印雪軒隨筆載周忠武部將侯老道事，余於叢鈔卷十四載闖賊將李赤

脚事趙如如殆亦其流亞乎。

國朝方士塗蔗餘偶筆云。京師虎坊橋。五道廟老道人。毛髮盡白。身極矮小。寡言笑。問其年。罕有知者。長齋喜飲酒。相傳實吳逆間諜。吳誅。遂以道服隱於市。與縉紳往來。或招之飲。伺其醉。暢談滄桑。莫探其蘊。默無一言。但含淚而已。竟以壽終。

崑崙山中仙人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前御史樂安成公寶慈。明崇明中。以疏救黃公石齋。謫戍鼎革後。隱崑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見松林中。有人僵臥。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臥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蹶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計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

按小說書中。載有人見楊椒山赴西市。而棄家雲遊。遂以得道者。蓋亦有本也。

姚真人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云。元延祐間。有姚真人者。錢唐人家。溫飽。其妻蔡氏。一日語其夫云。欲脫俗修真。以家業二分。畀夫娶妾。為成家之計。自以其一建庵。為修養之需。夫曰。汝既修真。吾無子女。何忍獨墜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修真不宜。夫婦同處。

各建一庵於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庵在洪福橋西。曰長春。夫妻皆證道妙。時謂之雙修云。蔡號沖靜。

按姚真人夫婦。與明時蓮池夫婦相同。乃蓮池事甚顯。而姚較晦。檢西湖志。亦無其人。竟莫知其何名矣。

又按丁野鶴。與妻王守素。亦皆修道。事見輟耕錄。杭人夫婦清修。姚真人丁野鶴及蓮池而三。然丁野鶴事。知之者猶多也。

宋張師正開窗括異志云。海鹽縣蔣十八居士。蔣念二孺人。目頌大乘。斷除嗜欲。一日。洗嗽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烟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孺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生平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

按此亦夫婦雙修之事。風月同乘般若船。真蓮臺佳話也。雖非仙蹟。以夫婦雙修。類記之。

居士頌云。既無障礙。又能皎潔。愚謂皎潔者。月之本體。障礙去則皎潔見矣。豈有無

障礙而不能皎潔者乎。又能二字滯矣。當易之曰。既無障礙。自然皎潔。

吳彩鸞所寫之書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唐女仙吳彩鸞。于洪州紫極宮寫唐韻。今有寫韻軒。人盡知之。又於安福福聖院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人罕知者。又蜀導江縣迎祥寺。有彩鸞寫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放翁猶見之。

又云。玉臺嘉話。又載其書龍鱗楷韻。天寶八年。製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即粥於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太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冊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研北襟志云。宇文廷臣家有吳彩鸞玉篇鈔書。一先為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曉。

按吳彩鸞書玉篇鈔。余已載於叢鈔卷十四矣。讀居易錄。又備錄之。惟末數語疑有誤。據樓鑰攻媿集。玉篇鈔。正宇文公所藏。然既云玉篇。安得有廿三先廿四仙之目。殆將玉篇唐韻並為一談也。

又按柳誠懸題語。亦有可疑。蓋隨開皇初陸法言等。著切音五卷。唐天寶中。孫緬

刊正之名曰唐韻至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等校定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是廣韻之名至宋始有而柳誠懸題語乃曰一夕書廣韻一部其偽託可知矣玉堂嘉話乃元王惲所著漁洋山人曾摘其訛舛者數事此條亦訛舛之顯然者也

何仙姑

明陳棟羅浮志云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回持山果歸貽其母後遂辟穀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

按今俗傳八仙中有何仙姑余於叢鈔卷十四已詳載其事實矣此何仙姑疑又別是一人也

宋時煉丹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觔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表延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

作鐵色。詔藏天章閣。

鑄凝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桓譚新論云。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鑄凝似是黃白術。

壇醮之始

明張萱疑耀云。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是設醮之法始於此。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已有矣。

疑耀又云。齋與醮義異而事同。靈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牲血食謂之祭。蔬果清修謂之醮。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類。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醮。乃於齋後散壇。改正一銜。易正一服。而後設醮。謬矣。

按文選高唐賦。醮諸神。禮太一。李善注云。醮。祭也。漢書郊祀志云。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是古祭本有醮名。漢世方士襲用之。後來道家亦循其名耳。

茶香室續鈔卷十八終

茶香室續鈔卷十九

清德清俞樾著

天門三將軍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張尚書安道言嘗收得舊本道家奏章圖。其天門有三人守衛之。皆金甲。葛將軍掌旌。周將軍掌節。其一忘記嘉祐初。仁宗夢至大野中。左右侍衛皆不復見。遙望天際。有幡幢車騎。乘雲而至。輟乘以奉帝。帝問何人。答曰。葛將軍也。送帝至宮闕。乃寤。詔令宮觀設像供事之。

按世俗相傳。天門有四元帥。不知有此三將軍。

國朝陸鳳藻小知錄云。三天門下。泰元都省。張天師居之。天樞省。許真君居之。天機省。葛仙翁居之。未言出何書。天門三將軍。豈分隸三省邪。

東嶽神姓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省城東嶽廟神。每年三月。出巡城內外。各一日。頭踏。上書東嶽泰山。青府天齊上帝。歲。歲。蓋神姓也。五嶽真形圖。東嶽姓。歲。當由與。歲。字相近。而誤。

按閩人猶知東嶽姓歲。故誤為歲字。若吾鄉。則但執封神演義之說。且謂東嶽姓黃矣。

東嶽五子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京東相傳。東嶽天齊仁聖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後唐封威權大將軍。本朝封炳靈侯。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始詔四子長為祐靈侯。次為惠靈侯。第四子為靜鑒大師。第五子為宣靈侯。

按今世俗止知有炳靈侯。餘子無聞焉。第四子不封侯。殆歸於釋氏者乎。按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為威雄將軍。此云威權。疑誤。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梁令瓚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一卷。相傳此冊。從唐本繪畫。偶閱方于魯墨譜。見其圖列宿四。與此像適合。知于魯之考核亦精也。又云。二十八宿形圖一卷。二十八宿。朝為本形。晝暮變。互為他物。

魁星生日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云。龍巖州士人。皆戒食蛙。七月七日。為魁星誕。必買大者。祀而

放之池中。初甚不解。後讀史記律書。北至於奎。徐廣曰。奎一作蛙。即蛙字也。乃知因此而誤。

按七月七日為魁星生日。他處未有聞。牛女外又增一故事矣。

楊升庵更定六神

明楊慎升庵集云。今之易卦。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句陳。己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元武。蓋不通理者。戊己同為土。豈可分為二。騰蛇為北方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今定其次。戊己共起句陳。而壬起騰蛇。癸起元武。得其當矣。北方之次。於卦為艮。有終萬物始萬物之意。於方為北。又為朔。於人身為腎。有左右。於器為權衡。於物為龜蛇。於色為元黑。於官為修熙。於四德為貞正而固。亦兩事也。且壬為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為陰水。以元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

按楊氏此說頗有理。故錄之。

又云。句陳不知何物。宋仁宗祀六神。以麒麟為句陳。又云。句陳。天馬也。又樂書云。祝之色有五。東畫青龍。西白虎。南赤鳳。北元龜。中畫黃螭。螭。蚯蚓也。黃帝以土德。王有土瑞。蚯蚓如虹。其說尤曲。

余謂句陳當為黃龍。張衡靈憲云。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首於後。軒轅黃龍於中。則固以黃龍與青龍朱雀等為五矣。以為麒麟天馬。並非也。

升庵又云。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句陳也。按廣韻八語。虞字注云。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虞與虞同。無句陳之說。

伍子胥廟

宋王謙唐語林云。一鄉一里。必有祀廟。號為伍員廟。必五分其髯。謂五髭鬚。

關將軍圖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趙忠義者。德元子也。蜀王知忠義妙於鬼神。屋木遂令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

按此。知五代時。關像已盛行矣。

石上關帝像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甯德縣青海嶠上。有一石。其痕儼如關帝像。憑空而立。面目俱全。雨後尤顯。俗稱仙人畫。

關夫子之稱起於明季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湯養仍集於主考。但稱舉主某公。可見濫稱老師。萬曆中年後之末俗也。崇禎末年。乃有夫子之稱。尤可笑者。至以關侯與孔子同尊。

黑神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貴陽有黑神廟。祀唐南霽雲。凡水旱癘疫兵革之事。有禱必應。見田綸霞少司寇黔書。及郭青螺集。

按南霽雲不應祀於黔。且名之為黑神。所未詳也。

又云。霽雲乞師時。同行將王扞者。亦斷一指。後同死。睢陽史失之。黔陽赤寶山立祠。號昭烈王。見朱近修孝廉集。

按王扞之名。世無知者。宜表出之。

宋李景和毀張巡許遠廟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婺州碑記。有張巡許遠雙廟。辨云。嘉泰甲子。余謁郡侯南康李公景和。見其追逮土偶。械繫於庭。問其罪。則云。李侯家眷。為崇所擾。故加之罪。杖之溪澗。投土偶於深淵。未嘗不重李侯之果決也。及余之郊外。聽輿人之誦曰。此廟

非他即唐張許之祠也。郡侯以其素愛妾而無所歸。旋擾其室。既伏其罪而怪乃絕。余獨念張許置廟始末。郡志無所見。志乃洪公遵詮次。必不逸書。後緝閱故書。見唐張巡傳。載許遠子玢。為婺州司馬。柳子厚南公廟碑。載南霽雲子承嗣。為婺州別駕。今婺之雙廟。與倅解鄰。意者南許二子之所立乎。不能不譏李侯太果。而誦洪公之畧也。

按張許為唐之忠臣。何至為祟如此。必邪鬼所憑。依遂使二公受身後之累。亦可異矣。

趙公明

梁陶宏景真誥。協昌期篇載。建吉冢埋圓石文云。天帝告土下冢中直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位甲乙年。如千歲。生值清真之氣。死歸神宮。翳身冥鄉。潛寧沖虛。辟斥諸禁忌。不得妄為害氣。

按趙公明不知何神。乃司土下冢中事邪。余於俞樓雜纂卷四十。引太平廣記所載云云。以為趙公明之名。流傳有自。今乃知真誥已有之矣。

王靈官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引江湖紀聞云。薩真人。名守堅。蜀人。傳張虛靖天師法。至湘陰縣。見土人用童男女。生祀本處廟神。薩曰。此等邪神。速焚其廟。言訖。雷火飛至。廟立燬。後薩至龍興府江邊濯足。見水有神影。方面黃巾金甲。左手曳袖。右手執鞭。問曰。爾何神也。答曰。我乃湘陰廟神王善。被真人焚我廟。相隨一十二載。只候有過。欲復前誓。今功行已高。職隸天樞。望保奏以為部將。薩曰。汝兇惡之神。在我法中。必損我法。神立誓不敢背。遂奏天帝。收為將。

按此條。因松郡史道人傳薩真人法。能呼召靈官王善。而引江湖紀聞以證之。如此國朝趙翼陔餘叢考中。有王靈官一條。而未見此書。故不得其詳。且不知其名善也。

岳忠武像

國朝阮元石渠隨筆。劉松年宋中興四將圖云。岳飛面大而方。廣額疏眉。兩頰甚豐。目圓鼻尖。自口以下。重頤甚長。無髭須。

按此當是岳忠武真像。餘三將。不備錄。

馬當山神

唐鄭還古博異志云。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詩一首。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匹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裏驪。莫怪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誤並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舟中。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

按馬當山神。助王子安順風事。世多知之。不謂又有此事。何馬當之神。與王氏有緣邪。今人祀神。焚紙馬。觀此。知唐時已有之。又以草履上夫人。此事尤奇。

揚州倉聖殿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雍正間。蜀僧大岳。膂力過人。素不識字。故奉倉頡聖像。及去蜀。居天臺山。十年。移揚州天甯寺。愛天心墩繹經臺。遂即其址為倉聖殿。按倉聖祠。宜建於學校。余舊有斯議。不謂揚州倉聖殿。乃創於縉流也。

鄭州藥王廟會

國朝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云。鄭州城東北有藥王莊。為扁鵲故里。藥王廟。專祀扁

鵲香火最盛。每年四月。河淮以北。秦晉以東。各方商賈。輦運珍異之屬入城為市。妙伎雜樂。無不畢陳。云賀樂王生日。幙帟徧野。聲樂震天。每日搭蓋席蓬。尺寸地非數千錢不能得。貿易遊覽。閱兩旬方散。明萬厯間。慈聖太后出內帑。增建神農軒轅三皇之殿。以古今名醫配食。自是樂王之會。彌加輻湊。

安南祀解縉

國朝潘鼎珪安南紀遊云。士人讀書。多尚綱鑑性理。無崇祀宣聖所。瞻謁明解學士縉。蓋學士縉時為左布政。鎮其地。興文教云。

按此條不甚明晰。蓋謂安南不祀孔子而祀解縉也。此與雲南奉王右軍為先師。同一異聞。元史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

苗人祀孔明天子

國朝陸次雲尚谿纖志云。苗祀神。多書孔明天子之位。

蒙恬配享孟姜女

宋周輝北轅錄云。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將軍也。按以蒙將軍配享孟姜女。未知何取。

寄江伯書

太平御覽引宋王韶之始興記云。晉中朝有質子將歸。忽有人寄其書。告曰。吾家在觀亭廟。石間有縣藤。君扣藤。家人必自出。歸者如言。果有二人出水取書。并曰。江伯令君前入水。見屋舍甚麗。今俗言觀亭有江伯神。

按余於叢鈔卷十五。記為神人寄書事。此亦其類。

句曲玉印

國朝趙懷玉亦有生齋文集。書蔣經元遺事云。經元素事茅君。每歲必禱句曲。相傳神有玉印。恒什襲之。人弗敢啟。有齋虔而往。衣袂間輒得印。朱文燦然。即被印者亦不覺。經元一衣。累得十六印。遂以此衣斂母。

唐潘鎮行墨敕封神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池州銅陵縣孚既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詞云。敕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敕。授管內諸州有功刺史。大將等憲官。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久標奇絕。早揖英風。靈迹屢彰。神達不昧。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裴押。張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諸神。本此。

按容齋三筆。有太守刺史贈吏民官一條云。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者鄉里。板贈其父渤海太守。以太守刺史。擅贈吏民官職。後世不敢然也。愚謂神祇猶可便宜封爵。則吏民更無嫌矣。

又按孚既侯碑有當道二字。凡再見。蓋使者自稱之詞。猶今人稱本道也。

土地堂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允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爐。真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竊去之。遂大喧勃。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

按今所在皆有土地堂。據此則宋時已然矣。

蘇郡西天王堂土地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蘇郡西天王堂土地。絕肖我太祖高皇帝。聞當時至其地而化。

主楊氏異焉。遂令塑工像之後。聞人言像太祖。即以黃絹帳之於外。不容人看。按此像未如今尚存否。

康王廟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宋史四百四十六卷忠義一。康保裔傳云。洛陽人。真宗紀云。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河間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江西泰和縣東門外有康王廟。歐陽守道記云。真宗時。郡縣請王封號者。即報可。南渡以後。尤著靈。則宋時江西已為保裔立廟。泰和縣志又云。康王廟。或言唐時建。疑之。蓋唐時古廟基也。建昌縣亦有康王廟。鄱陽縣亦有康王廟。在城中。福州福清縣連江縣。俱有康王廟。在東嶽廟左。祀康保裔。新建縣德勝門外一鋪。有康保裔廟。土人以木郎廟。張巡并入祀之。額曰。康張福地。上高縣有冲真廟。云洪武時建。中祀張巡。許遠。康保裔。黔書云。麥新縣祀宋康保裔。其神介胄赭面。今黔城中賽張康神。張為厲狀。康赭面。謂之老菩薩。亦曰張王康王。

又按劉宋元嘉時。劉子卿事廬山。已有康王廟。進賢縣壇石山康王廟。則志云。或曰周康王。或曰楚康王。或曰宋康王。或曰康佑。或曰康保裔。山西介休縣康王廟。

則祀唐康太尉深。又嶺南雜記。高州建太平醮于門外。壅土為神。設蔗酒祭之。名曰康玉。不知何神矣。

按蘇州鐵瓶巷。有康王廟。吳縣黃震生中堅齋集有記。以為周康王也。亂後廟毀。余言於顧子山。觀察復建之。乃讀癸巳存稿。知康王廟所在多有。然則此康王廟。未敢必其為周康王矣。

又按黃震生記。言鐵瓶巷。為舊時刑人之地。多鬼。故建周康王廟以鎮之。以周康王時。刑措不用故也。此其用意。得無過於迂曲乎。愚謂建康王廟。以辟鬼。正康張並祀之意。世人祀張巡。以其逐厲鬼也。然則因多鬼而建康王廟。固其宜矣。但康王究不知何人。泰和縣之康王廟。有唐時建之說。即云以廟基言。然康保裔甫於真宗咸平三年死。難豈一死即成神乎。朝廷亦豈即以王爵封之乎。則康保裔之說。疑未確也。

國朝汪巽東雲間百詠第一首。為康王城。云在海濱。南接金山。周康王東巡時築。然則南中固有周康王遺跡邪。

白馬將軍祠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輝縣褚邱。去百泉四十里。寺旁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於褚邱。演崔鄭傳奇者。土人以訟之官。

按此與兩般秋雨庵隨筆所載。西門氏潘氏。以汚蔑其先世成訟事相類。烏有子虛。而乃有自認為其雲仍者。何也。

范明廟

國朝黃土珣北隅掌錄云。通濟橋之北。有范明廟。攷晉書顧眾傳。眾為義興太守。起義師討蘇峻之亂。為賊張健馬流所敗。保固紫壁。有勸眾過浙江者。臨平人范明謂眾曰。此地險要。不可委也。眾乃版明為參軍。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進討。健退走曲阿。然則茲祠之建。實以明有捍禦鄉邑功也。明無字。無官謚。故直謂之范明廟。今則易為范文正公祠矣。他日有重葺者。宜榜曰范參軍廟。

按余自幼僑寓臨平。吾兄福甯君。曾手錄范明事示余。以其人為臨平之鄉賢。故欲表彰之也。余已載其事於春在堂隨筆。而不知杭州故有其廟。今兵亂後。未知此廟猶在否。通濟橋。今俗呼梅東高橋。異時過其地。當一訪之也。

沈七太保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云。養濟院。其初為仁和縣治。明洪武八年建。院中有廟。埭像冠帶儼然。有碑云。待封官桑園土地。即養濟院沈七太保之神位。相傳有里人沈姓行七者。掌司院事。能善遇諸孤老。歿而祀為土地。正月十六日。為其誕日。

按世俗言嚴介溪為孤老院土地。觀此。恐不能與沈七太保爭也。

戚公子

國朝施可齋閩襟記云。連江甯德福清。皆有戚公子廟。連江縣志言戚繼光平倭。由連江進兵甯德。以其子為先鋒。傳令回顧者斬。至白鶴嶺。其子望見倭勢甚盛。勒馬回顧。將有所白。立斬以殉。戚止此子。倭平。後人哀之。故為立廟。然不傳其名字。但稱戚公子。

按明史不言戚繼光有子。今乃知有子而死於軍法也。是亦可傳矣。

白眉神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後乃知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鬚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詈人曰。白眉赤眼兒。必大恨。

攀花五郎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云。清波門舊有土穀祠。相傳神為攀花五郎。予童時見神降壇。自言宋時為朱太尉運花石。綱過太湖。大風覆舟而死。生平忠直。上帝命為城西土穀神。生時喜簪花。排行第五。故稱攀花五郎。其姓名籍貫。當時並書於牘。今忘之矣。

按攀花五郎之稱甚奇。余記小說中。有仙女稱擺花三娘子。可與並傳矣。

門神之始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襟記云。漢書廣川王去疾傳。殿門畫成慶短衣大袴長劍。此門神之始。

按世以門神為神荼鬱壘之遺像。然神荼鬱壘本風俗通義云。除夕飾桃人。垂葦艾畫虎於門。則所畫者虎也。非人也。今世畫勇士於門。恐非神荼鬱壘之謂。惲氏此說似為得之。但今所畫者不必實有其人耳。

禱祿

國朝高士奇天祿識餘云。魑魅字。漢碑作禱祿。其字從示。蓋禱祿亦山之神也。

天上人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馮具區集載。虞長儒祖母年八十餘。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急呼其姒同觀。姒出避。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

又云。田藝蘅留青日札云。己卯。曾都御史在南京。見雲中二人。冉冉直下。僅相去七八尺。信陽蔡夢官云。己卯十一月二十五日。自徐回潁川。午後見天上西北白雲一條如路。上行者七人。有唐巾者。科頭者。長衣者。兩截者。手中各有所執。亦有背負者。往東南去。可十里。入山而滅。見者六七十人。予亦曾見三人。一全體。二半坐云。

按此則天上亦有人行走。乃知列禦寇御風而行。初非誕語也。近人小說中亦載有此事。余初不信。今始知其不足異也。

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文登諸生畢夢求。見空中一婦人。乘白馬。華袿素裙。一小奴牽馬絡。自北而南。行甚于徐。漸遠乃不見。予從姊亦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豔。妝朱衣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又云。德州趙進士仲啟。月夜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入月而沒。以皆天上人。故並記之。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有崔三者。見天門開。宮闕巍峩。宛同人世。古衣冠人十餘

輩出天門外相揖。冉冉乘雲而去。須臾門閉。

唐于述聞奇錄云。羊襲吉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頹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逡巡乃閉。是天開之說。自古有之也。因記天上人并及之。

黑雲化為人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白傅詩。天黃生颯母。雨黑長楓人。比見李仲賓云。往年。在東平。舟夜行。殘夜微月。擁篷眺望。忽有黑雲起天角。漸成巨人。其長數十丈。掉臂闊步。行水上。掠舟而西。一舟皆驚。羣起視之。其去如飛。得非所謂楓人邪。

按楓人之說。見晉稽含南方草木狀。余已載於叢鈔卷十四矣。非此之謂也。

靈哥

明祝允明語怪云。靈哥事。海內傳誦。殆百年矣。景泰天順間。日溢於耳。邇年多不信之。然聞見猶繁。不勝登載。其所居在魯橋關旁。民家一室。不甚宏密。外設香火帷幕。其內。凡答祈者。自帷中言。聲比嬰兒尤微。殆類蠶蠅。稱入仕者為大人。舉子為進士。公士庶或曰官人。大率甚謙遜而善媚。初降時。因其家一婦人。與之甚昵。或謂亦淫之。此婦沒後。其家仍以婦繼之。先朝因旱潦。嘗令巡撫下有司。迎入京師。託之祈禳。

其物亦處驛舫。比至京不肯入城。云禁中獒狗異常。我不可入。人以是疑為猴狐之類云。

按靈哥事甚誕妄。當時至煩朝廷徵召。亦見明政之不綱。今愚婦人奉樟柳人為神。呼之亦曰靈哥。猶沿其名也。

白蓮佛

國朝葉名澧橋南襟記云。沈氏濤瑟榭叢談。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白蓮佛即今白蓮教也。

六賊戲彌陀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先祖方伯府君。晚年嘗懸六賊戲彌陀圖於堂壁。先祭酒府君亦然。又注云。揚州余氏女子韞珠繡。此圖最工。

按六賊戲彌陀。今猶有此語。圖畫則未見。

狗頭人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金沙江兩岸皆白沙。佛書所謂恒河沙也。上流即狗頭國。今年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氣。狗人復

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與之飲食。大嚼也。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餘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國王朱冠。皂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中國同也。婚嫁則非。

按此則知世間真有狗國。非晏子之戲語矣。

小人國人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誌云。壬午。閩中監試副者。南贛徐副使。櫪中秋後。無事閒談。贛州有小人國之小人。急差人取到。其人高二尺六寸。耳目俱瘦。小聲音。類烏雀。不甚了。據云。泛海商人帶至者。今十二年矣。

按此則海外真有小人國邪。余疑是稟賦之偶異。如近日有長人詹五。初非大人國中人也。

瘧妃

宋洪邁容齋一筆。載其所作廣州三清殿碑有云。颶母淪威。瘧妃謝毒。瘧妃未詳。

安濟夫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本朝開寶中。真州有漁者。釣得木刻婦人。背刻丁氏二字。既

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過其下者。必祠而後濟。州為保奏。封安濟夫人。

凌霄女

國朝許績曾滇行紀程云。沅州火神。不祀祝融而祀凌霄女。一不虔。則神女立遣火鴉。銜火丸置茅屋之上。兩翅扇風發火。故多火災。

茉莉夫人

國朝許績曾東還紀程云。善卷山之東半里。有大石在竹林中。曰茉莉夫人。鬼磨傳稱宣鑑和尚德山參證時。夫人以磨磨麩供養大眾。其說甚迂。郡乘及袁中郎集皆載之。茉莉夫人無考。或云。即諸天中有摩利夫人。所稱鬼子母者。或云。張三丰集有茉莉元君。疑即夫人。未知孰是。

按善卷山。當在辰常二郡間。此茉莉夫人遺蹟。亦即在是矣。

三姑

東坡集有仙姑問答一則云。僕嘗問三姑。是神耶。仙耶。三姑曰。曼卿之徒也。欲求其事。為作傳。三姑曰。妾本壽陽人。姓名媚。字麗卿。父為廬民。教妾曰。汝生而有異。他日必貴於人。遂送妾於州人李志處修學。不月餘。博通九經。父卒。母遂嫁妾與一伶。

人亦不旬日。洞曉五音。時刺史誣執良人。置之囹圄。遂強娶妾為侍妾。不歲餘。夫人側目。遂令左右擒妾。投於廁中。幸遇天符使者。過見此事。奏之上帝。勅送冥司。理直其事。遂令妾於人間。主管人局。余問云。甚時人。三姑云。唐時人。又問名。甚不敢言其名。又問刺史後為甚官。三姑云。後入相。又問甚帝代時人。姑云。則天時。

按此即世所謂坑三姑也。俗於正月望日迎紫姑。即其神也。兒女子戲耳。不謂東坡先生曾與問答也。此下有謝啟及詩數首。不悉錄。

又按紫姑事。見劉敬叔異苑云。紫姑姓何。名媚。字麗娘。萊陽人。壽陽李景之妾。不容於嫡。常役以穢事。於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是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鬪邊迎之。則唐以前已有此說。乃云則天時人。恐東坡先生不免為黠鬼所給矣。

按東坡仇池筆記云。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于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于箕帚。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當。即此事。余案頭東坡集。乃蜀中新刻本。蒐輯雖富。恐不盡可信也。

秋姑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引菽園雜記云北方老嫗八九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家鎖之室中

按先君子印雪軒隨筆載秋胡老媽事即此類

陳仁嬌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宋廣東經略使蔣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嬌香山陳氏女子自少絕粒修煉成仙身輕能從諸仙飛遊四方嘗降廣州進士黃洞家今吾邑惟壽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

按黃氏所云吾邑即香山也今未知尚有否

又國朝王士正池北偶談載此事又引月山叢談云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

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妝束白竹纏芒屨其行如飛此當即赤蝦子之類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順德民有入德慶深山採木見古樹上有氣縷縷若煙飛鳥過之皆墜視之其中有人狀類凝脂問之不應拂之則笑同伴曰此非惡物也

而食焉。食已覺熱。羣浴溪中。肉盡潰裂而斃。
據此則樹木中生人。粵中固恒有之矣。

卓影辟邪

明陸容菽園雜記云。奉天門常御朝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何物也。

石敢當碑始於唐

宋王象之輿地碑目記興化軍有石敢當碑。注云。慶歷中張緯宰莆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其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官利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歷五年。縣令鄭押字記。今人家用碑石。書曰。石敢當三字。鎮于門。亦此風也。

按此則石敢當三字刻石始於唐。

乾元亨利貞五字破邪術

唐李元獨異志云。傅奕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口吐火。以威脅眾。奕對高祖曰。若火能燒臣。即為聖者。高祖試之。令僧作法。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按邪不干正。理固如此。必誦乾元亨利貞五字。豈聖經即可代符呪邪。世俗誦此五字以辟邪術。乃亦有所本。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徧。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是亦以經文為呪語也。

茶香室續鈔卷十九終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

清 德清俞樾著

秦莊襄王鬼乞食

唐韋述兩京新記云。法海寺。本隋江南總管。清水公賀拔華宅。咸亨元年。寺內有英

禪師。□□見鬼。

疑是言其目能見鬼也。

寺主沙門惠簡嘗曰。晚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房中。怪

而問之。英曰。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飢虛甚久。從師乞一殮。並從者三百許人。勿辭勞費也。吾已報云。後日晚當來。專相候也。惠簡便以酒脯助之。至時果至。侍從甚衆。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因指坐上人曰。此是白起。此是王翦。為殺人多。受罪未了。又指一人云。是陳軫。為多虛詐。亦受罪未了。英曰。王何不從索食。自受飢窘。答曰。慈心人少。且餘人又不相見。吾貴人又不可妄作禍祟。所以然也。臨去謂英曰。甚媿禪師。弟子有物在。即這相償。城東通化門尖冢。是弟子墓。俗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冢。英曰。往遭赤眉發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賊將麤物去。好者深。賊取不得。今見在。英曰。貧道出家。無用物處。必莫將來。言訖揖謝而去。

按此事。知者甚少。秦莊襄王至唐咸亨。幾及千年。而鬼尚在。且能與生人相見。亦

可異也。

鍾馗圖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每年杪冬末旬。翰林例進鍾馗。丙辰歲趙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師訓進鍾馗。以母指剜鬼睛。二人鍾馗相似。惟一指不同。蜀主問孰為優劣。黃筌以師訓為優。蜀主曰。師訓力在母指。忠義力在第二指。筆力相敵。難議升降。

按此與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所載不同。圖畫見聞志謂吳道子畫鍾馗。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鬼目。蜀主愛重之。謂黃筌曰。若用拇指搗其目。愈見有力。試為我改之。筌請歸私室。乃別張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搗鬼目。並吳本獻上。曰。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故不敢輒改。今臣所畫。雖不逮古。然一身之力。並在拇指。蜀主嗟賞之。蓋同此一事。而傳說不同。世之人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也。

蜀孟昶時鍾馗異蹟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蒲師訓蜀人也。甲寅歲春末。蜀主或夜夢一人。破帽故襪。

龐眉大目。方頤廣額。立于殿階。跂一足曰。請修理之。言訖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者。故絹穿損。畫之左足。遂命師訓。令驗此畫。是誰之筆。對云。唐吳道子之筆。曾應明皇夢云。疢者神也。因令重修此足。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為祟。命焚之。

按此即鍾馗像也。甲寅乃周顯德元年。是時蜀王乃孟昶也。孟蜀時。鍾馗有入夢事。自來詠鍾馗者。所未及也。吳道子畫鍾馗像。至孟蜀時。焚毀。世亦無知者。

又按宋沈括補筆談云。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云。據此則吳道子所畫鍾馗像。宋時尚在。

陳希夷願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明陳以忠華山遊記云。玉泉院後有冢。或曰。希夷仙去。骨蛻峽中。已而道流持其願。向人乞施。與。嘉靖間。姚侍御者收葬之。

按希夷先生仙去後。直至嘉靖時始葬。此人所未聞也。至道士持希夷之願乞施。與。尤奇。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昨聞姚御史一元葬陳搏之事。搏。亳州真源人也。成道後。隱於

華山命弟子賈德昇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大笑。左手支頤而死。時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也。今嘉靖三十年，姚巡按山西，同副使張瀚參政蘇志皋謁嶽廟。至希夷峽，有陳之石像焉。道士復出髹骨觀之，明日姚行文於蘇，命葬髹骨。是夜蘇夢希夷曰：葬我於戴岳履河之處，後得地果然。夢中所見儼如石像。

按此則希夷之葬於姚御史，信而有徵矣。

劉義死後文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知保德軍王清臣請紫姑神，既而作文數百言，自言唐進士劉義，其詞曰：余少為俠，徧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余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惡少年恃權強姦良家子，既而又族其室，余不忍，吉民無訴，乘夜厥從，聚淫，余奮劍斷其頸十數人，且膾其肝而舖之，日夕遊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民竄山林，非也。余數世為人，直信，棄已濟眾，設教化，人報不平之事，行無極之道，以是故用達仙。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之陽，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為余墓也。按其詞尚多，今不盡錄。劉義死已數百年，尚靈爽赫然，何也？或當時請紫姑神，即今扶箕之類，好事者託為之邪。

賀充

明楊慎升庵集云賀充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至宋真宗東封泰山出謁帝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奇也此事殊可說近日朝邑劉太守偉死已廿年其親友韓邦奇復見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來

趙文毅為五殿閻羅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云予續娶海虞趙中允公女其宗族俱言祖文毅公歿為冥王後閱錢氏獐園乃得其說萬曆丙午三月十六日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因夫人病劇設壇召仙仙至自稱金碧山神言本欲為夫人請命奈冥王新即位法甚嚴無路可救矣問新王為誰曰江南常熟人即春官侍郎趙公用賢也今為第五殿閻王十五日莅任俄而夫人卒越三月閱邸報知侍郎委以三月十五日捐館萬里之遙一日而神已知之豈不怪哉

按余於叢鈔卷十六載宋名臣韓魏公寇萊公范文正公皆為閻羅王觀此條則閻羅王又為趙文毅矣及今又二百餘年未知閻羅王為誰也

又按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世傳趙定宇馮具區皆為閻羅王近聞比部張

屏公四維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同官。交甚厚。因問此何地。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為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然則閻羅王又為王西樵矣。而自康熙至今。又未知冥中王者為誰也。

盧昭容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胡明勳。字半庵。順治丙戌居京口。兩膝忽患瘍。宛然人面。易醫一百三十餘人。瀕死者數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於洛陽宮。今日報汝。醫何能為。詣佛懺悔可耳。既甦。即謝醫。發願書經。瘡竟愈。後在真州。有降乩者。書盧昭容。邀半庵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半庵。洛陽宮相見。今似否。胡為悚然。

按所謂梁者。當是朱梁。然至國朝七百餘年矣。而盧昭容之鬼猶在。宿業牽纏。久而不解。真可畏也。惜胡不能問其宮中情事。

錢鶴皋為厲鬼首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云。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夢兆起兵反叛。官軍討之。鶴皋就擒。俘

至京臨刑白血噴注。太祖異之。以為厲鬼首。命天下祭厲。稱無祀鬼神。錢鶴皋等本朝遵之。至今不廢。

按此制。未知今尚然否。

國朝女史汪端自然好學齋集。張吳紀事詩。有錢鶴皋一首。序云。錢鶴皋。上海人。正至二十七年。明祖既下姑蘇。鶴皋破產募兵。為張氏復仇。華亭有全賈二生。入幕參謀議。攻陷嘉定。明將俞某邀擊之。鶴皋兵敗。偕全賈二生赴水死。事見姑蘇志。及歷朝詩選。他書或謂鶴皋欲滅士誠。不克而敗。顛倒是非。不可不辨。據此。則錢鶴皋實自沈死。未嘗被俘受刑。未詳其審。

又有錢蓮仙詩序云。蓮仙。鶴皋女。至正二十七年。吳滅。鶴皋舉兵圖復仇。蓮仙年十八。才色雙麗。父為營石室於地中。與三年糧。生瘞之。約曰。我平金陵。汝乃得出。既而鶴皋敗死。遂長埋。父國朝雲間詞人。有弔蓮仙墓詩。

慈月宮陳夫人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錢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

氏之叶者。即指聖歎。聖歎自為叶所憑。下筆益機辯。瀾翻然多不軌於正。

按金聖歎為靈物所附。或云狐也。此謂是慈月宮陳夫人。未知又何靈異矣。

人死冷熱驗善惡業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七趣升降。于死時冷熱可驗。生時惡業熟則冷。從上下。下至臍腹。死為餓鬼。至膝死為畜生。至足死為地獄。善業熟則冷。從下上。上至心。死為人。至眼死為天。至頂死則佛也。有夏生者。持此說參驗其平生。往往符合。

按此段所引釋典。今不備錄。

追寫真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宋憲使荔裳玩幼失恃。每憶母夫人形容。輒泣下。吳門某生有術能追寫真人。歿數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設壇淨室中。自書符呪三日。陳丹青紙筆。令宋禮拜出。扁鐻其戶。戒毋譁。比夜。忽聞屋瓦有聲。已夜分。聞擲筆於地。鏗然。屋瓦復有聲。生乃開戶引視之。燈燭熒然。丹青縱橫。筆落地上。而紙仍緘封未啟。啟視則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生云。過六十年。則不復可追也。蘇穀原道旃邇言云。澶淵宋僉憲敬夫。幼失怙。不識父形容。請方海山人貌之。持歸家。

母夫人視之如生。悲不自勝。世或有此理耳。

按此術今尚有之。余右台仙館筆記中曾載其事。

國朝王通蚓庵瑣語云。崇禎甲申。有吳江薛生號君亮者。能李少翁追魂之術。又善寫照。其法書亡人生死忌。結壇密室。懸大鑑于案南。設胡牀于案下。持呪符。七七。日。視鑑中煙起。亡魂冉冉從案下而升。容貌如生。對魂寫照畢。魂復冉冉而下。亡四十年外者。不能追矣。

按此與上一事當即一人也。

董槐墓上字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董槐萬厯間人。能文。強記十七而歿。殯於里之龍山。墓上往往蟲齧成字。或蟻緣土為字。皆成詩句。未必云。行仙董郎。後三年。蟻於墳上作董郎升化字。自後絕無詩矣。

接近人小說中載蟲齧樹葉成詩句。初以為寓言。乃真有此事。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云。學士陳緘庵惜陰書屋。庭前有池。池旁有山茶一本。圍約二尺許。雍正間忽樹幹有字。如蟲蝕文。辨之得詩一首云。學士堂前書室幽。我來懸

榻枕清流。蟬聲嚶嚶鳴山閣。人語喁喁隔水樓。簌簌竹梢先報雨。蕭蕭梧葉早驚秋。何時得向城西去。紅藕花中載酒游。古吳下月坡題。此事甚異。月坡者仙耶鬼耶。

怨碑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陝西通志云。項羽入關。掘開始皇冢。見先時所埋工匠。皆久而不死。琢石為龍鳳仙人之象。及作碑辭讚文。好事者驗諸史傳。皆非葬時所有。則知生理匠者之所作也。後人以其辭多愁苦詛怨之言。因名碑曰怨碑。

按傳記所載。發冢得人。如漢宮人。及范明友奴之類。往往有之。然洛陽伽藍記載。崔洪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時復游行。或遇飯食。如在夢中。不甚辨了。搜神記載杜錫家婢。葬十餘年。開冢尚生。曰。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如此情狀。於理尚可信。今乃琢玉成像。刻碑為辭。幽閉重泉。仍事工作。則更怪矣。怨碑之文。不傳於世。恐附會之談。未足信也。

神子

國朝舒紹言等新年雜詠云。歲終縣祖先像。新年晨夕設供。至落鐙而罷。金介山落鐙夜收神子詩。若非除夜何能見。纔過鐙宵不可留。自注。俗稱祖先遺像為神子。

按神子之稱甚俗。不謂亦見於前人吟詠也。

影帳畫侍婢蒼頭

宋程頤家世舊事云。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頤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為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為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者曰楚雲。小者為僮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

按此知古人畫影帳。兼畫侍者。所謂少師者。名羽。字冲遠。程子之高祖。宋史有傳。故書必毀而後燔。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有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因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稿。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

按此說果信。則所焚祭文祝文。冥中必真得之矣。

不夢亡者

明歸有光震川集。己未會試雜記云。四月初五日。夜泊潁野。夢魏孺人。自孺人歿。幾

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為淚著斂時夜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

按淚著斂衣。不知何以不夢。今世則無此說矣。

飲鬼漿

國朝侯朝宗壯悔堂集云。侯執蒲。大梁人。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受生時。未飲鬼漿。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執蒲果以戊戌登進士科。

按世說有飲孟婆湯之說。其即所謂飲鬼漿者耶。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胡往。女言前生事。胡不覺淚下。遂取女歸。女言幽冥間。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為一犬過。踏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

地獄異說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余讀唐會要。貞觀十五年。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古倭奴國也。在新羅東南。居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

其上氣色翁鬱。又聞號叫鎚鍛之聲。甚可畏懼。世之言地獄者多矣。信非妄耶。

按俗傳酆都有地獄。已屬調語。至此說。則又以為在東南大海中矣。倭即日本國。今使槎賈舶。往來甚眾。烏覩所謂地獄哉。

破地獄偈

東坡集書破地獄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近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舉家持誦。後見亡者。寶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軾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

屍痕不滅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欲犯之。婦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為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溼。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畧同。范見迹街輒而此見於土上。范死於忠。婦死於節。小常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

按今嘉興城外一牌坊。柱上有僧形。宛然不滅。云國初時。有亂兵掠諸婦女。閉

置一室。此僧縱之去。兵乃縛僧於柱而焚死之。至今存其迹焉。過者咸以為異觀。此乃知古固有之。

生魂未歸

唐張讀宣室志云。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多疾。若神魂不足者。居士曰。此女生魂未歸其身。某縣令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遣人訪之。其令果九十餘。後女忽愈。又使往驗之。令以此日無疾而卒。

人化石

西洋南懷仁坤輿外紀云。納多理亞國有山多瓊石。國人往鑿之。至一石穴。石人無算。皆昔時避亂之民。穴居於此。死後為寒氣所凝。化為石。

按叢鈔第五卷已載人物化石事。因又記此。

魘齩齩齩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嘉靖四十五年。馬道人為妖。遠近大開。各戶多縣魘齩齩齩。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按余幼時猶見有書此四字於門者。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豫章之南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謂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荷籠而至。切勿使渡。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簸口口。以授吏曰。必不可拒。以此示之。至午。果有五人來。取所書示之。狼狽反走。是歲江淮多疫。此邦晏然。五人乃瘟部鬼也。

按此則宋時已傳有此字矣。惟余所據湖州陸氏刊本。闕二字。金陵所刊小字本。作簸簸乙三字。此亦有誤。末一字果是乙字。豈不可識乎。

避穢咒

國朝姚衡寒秀草堂筆記云。晉江令楊輔山。有避穢咒。凡相驗時。真不可近。以清水一碗。持咒數徧。當場者咸不聞有穢氣。後聞戴秋圃言。是法不得傳五人。伊亦傳有一咒曰。一撲一千里。二撲二千里。三撲三千里。撲去五瘟六疫。三十二證。七十二候。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臨相驗時。念三徧。念時以右手拂之。有扇用扇。無扇用掌。可保一身。傳時不可使六耳聞也。

愚按此咒。有撲去五瘟六疫語。疑問疾者。遇有可沾染之病。亦可以此解之也。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終

清德清俞樾者

王勃千歲歷

明張萱疑耀云。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歷。其言五行之運。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十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德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勃或有見。惜其書已亡。不得而誌。

按此乃邵子皇極經世之濫觴。

易卦拆字

明張萱疑耀云。宋人胡易鑑能以易卦拆字。知吉凶。於咸其輔頰舌。得癸丑狀元。於臀無膚。得丁未探花。蓋說文。臀。即尻也。殿諧其聲。乃以無膚去肉。為殿頭之祥。而以卦爻第三。知其名次。此拆字法也。易鑑有易說行於世。必有可觀。惜今不傳矣。

按此拆字之別一法。後無傳其術者。

袁天綱為李淳風師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袁天綱本蜀郡人。隋末于閬州蟠龍山前築宅居。李淳風事以師禮。二人郊行。見一牛迹。袁曰。牝而有孕。又左目必傷。當產一犢。尋問之。皆然。未幾。產一犢。李曰。從學久矣。未聞此術。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壯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迹。左足深。必產壯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李歎曰。凡之術可及。其智不可及也。

李龍眠精祿命之學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演禽龍眠感化真經一卷。或云李伯時編。龍眠繪事。為宋畫中第一。未聞其留心祿命。姑識此以詢博識者。

論命不用生時

宋袁文瓊牖間評云。舊聞李虛中論命不用生時。今觀夷堅志載李勳論命亦不用生時。此異事也。

按此知宋人論命有與今不同者。

相雨書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相雨書曰。河有三雲相連。如浴狶。三日必雨。相雨書今不傳。僅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媿凡馬字成單者所生必男成雙者必女。寫時亦不能自主。或有意在單。寫竟不周。不能減去。有意在雙。寫竟已周。不能增入。

醫稱大夫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神宗立醫官。額止於四。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祇候。凡九百七十九人。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即以三十員。醫效至祇候。以三百人為額。

按今北人稱醫為大夫。南人稱醫為郎中。本此。蓋宋制醫官有大夫有郎也。其下所云。又有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似平和大夫。班在和安大夫之下。

吳中醫價

明楊循吉蘇談云。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修。既盡其術。來吳為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方。率銀五兩。

按此則吳中醫價之高。自昔然矣。

種痘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云。安慶張氏傳種痘法。云已三世。其法先收稀痘漿。貯小甕瓶。

遇欲種者。錄小兒生長。焚香置几上。隨將黃豆一粒。傅以藥。按方位埋土中。取漿染衣。衣小兒黃豆三日萌芽。小兒頭痛發熱五日豆長。兒痘亦發。十日而萎。兒病隨愈。按今種痘之法盛行。而張氏之法失傳矣。

百一方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肘後百一方三卷。晉葛洪撰。本名肘後救急方。率多易得之藥。凡八十六首。陶隱居併七首。加二十二首。共為一百一首。取佛書。人有四大。一大輒有一百一病之義。

直齋書錄解題。又有是齋百一選方三十卷。山陰王璆撰。百一者。言其選之精也。同以百一名方。而取義不同。至佛書一大有一百一病之說。未得其詳。醫家亦不能言也。

單方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本草單方三十五卷。工部侍郎宛邱王俟頌父撰。取本草諸藥條下所載單方。以門類編之。凡四千二百有六方。又云。備急總效方四十卷。知平江府溧陽李朝正撰。大抵皆單方也。

按今人稱單方本此。

對脈

宋王護唐語林云。宣宗微疾。召醫工梁新對脈。原注云。禁中以診脈為對脈。

古名人皆能畫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前代名臣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畫。本朝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乃盤礴之妙。與宋元名手齊驅。信乎非常之人。餘伎尚可了數子也。明張萱疑耀云。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有晁無咎畫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足觀。若阮始平能畫。畫譜未載。後山詩可補其闕。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文公因道學之大。遂掩其詩與字。不知先生又能畫。昨見紹熙五年親傳已像。今刻徽州筆法衣摺。深得道子家數。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米芾畫史云。潁州公庫。顧凱之維摩百補。是杜牧之摹寄潁守本精彩照人。是小杜亦工畫也。又圖畫間見志云。潤州甘露寺。有謝靈運畫。歷代

名畫記宣和畫譜皆不載其名。

居易錄又云林靈素善畫墨竹。湖州元妙觀有石刻一枝。韓侂胄善作水墨竹石。所畫大葉琅玕。自稱曰太師竹。已上皆載圖畫寶鑑。

按此二人亦無有知其善畫者。雖人品不倫。然其蘊異人之藝。則一也。

古人以畫扇得名。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云。蘧道愍。章繼伯。並善寺壁。兼長畫扇。人馬分數。豪釐不失。陳姚最後畫品錄云。蕭賁嘗畫團扇。上為山川。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辨千尋之峻。

按江文通雜體詩。擬班婕妤。云。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皇女。乘鸞向煙霧。是古人紈扇畫人物之證。然婕妤元作。但云皎潔如霜雪而已。不言繪畫。疑六朝以來始有之也。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僧楚安有明皇幸華清宮避暑圖。吳王宴姑蘇臺圖。此二圖皆畫於牆壁。圖簇團扇之上。其牆壁圖簇團扇大小雖殊。功夫並無減者。

按團扇之上畫此工細人物亦奇蹟矣。

齊書何戢傳。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

按此亦可見畫扇之盛行於六朝時也。

曹樣吳樣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前輩畫佛像羅漢相傳曹樣吳樣二本。曹起曹弗興吳起吳棟。曹畫衣紋稠疊。吳畫衣紋簡略。

按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曹吳二體。學者所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最工畫梵像。是為曹。謂唐吳道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據此。則曹吳二體。有兩說也。

祝培之畫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初。浙杭祝王成。字培之。年八十餘。畫事入微。余得其一牙牌。長一寸五分。濶一寸。一面畫虬髯下海。其中虬髯公。李靖。紅拂。虬髯公夫人。奴十人。婢十人。箱籠二十。楚楚排列。鬚眉畢具。上寫曲一齣。筆墨分明。一面畫二十小

兜種種遊戲悉備。內一小兜放風箏。其線有數十丈之勢。高空紙鳶亦可辨焉。然其筆墨所占特十分之三四耳。至於粒米而真書絕句。瓜仁而羅漢十八。以顯微鏡映之。無一苟筆。

又云。康熙丙子。余在杭見銅章二。各方寸。一刻陋室銘。一刻愛蓮說。工妙無比。

華光墨梅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畫梅花者。始於北宋之僧仲仁。而著於南宋之楊補之。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華光山。陶宗儀畫史會要。所稱華光長老也。黃山谷詩。雅聞華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其為當時所重如此。曾敏行獨醒雜志載。紹興初。有華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乃得仲仁之傳。

按。余親家翁彭雪琴尚書。以墨梅擅名海內。衡州人也。其性行高潔。不異苦行頭陀。殆華光長老之後身耶。姑記於此。他日為尚書言之。發一笑也。

臨鏡寫真

釋仁顯廣畫錄。王羲之有臨鏡自寫真圖。

畫李白

宋袁文甕牖閒評云。饒德操題周昉畫李白詩云。烏紗之巾。白苧袍。岸巾攘臂方出。逮此本最佳。今之畫李白者。作袷袍。其服色未為深害。但裏用白夾。寓所謂裏白者。何為鄙俚至此。士大夫收本。往往皆同。可為千載一笑。

蝴蝶裝

明張萱疑耀云。祕閣中所藏宋版諸書。皆如今制。卿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偶閱王古心筆錄云。用楮樹汁。飛麵。白芨末。三物調和。以黏紙。永不脫落。宋世裝書。豈即此法耶。

按蝴蝶裝之名甚新。今藏書家。未知有此名也。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雲煙過眼錄下云。余從延陵李氏。曾觀吳彩鸞書切韻真蹟。逐葉翻看。輒轉至末。仍合為一卷。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旋風葉者。即此。自北宋刊本書行。而裝潢之技絕矣。

按旋風葉。豈即蝴蝶裝耶。

孫道明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洪武中。松江孫道明屠兒也。每借人書。坐肆中。且閱且寫。密行

楷字積寫千餘本。至今人家書本後有孫道明識字。

按以屠兒而好學如此亦奇人矣。

宋時書賈陳思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寶刻叢編二十卷。南宋錢唐陳思撰。思書賈也。直齋陳伯玉序云。始歐陽充公集古錄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代先後。趙德父金石錄自三代秦漢而下敘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系時系地二錄。亦疏略弗備。都人陳思鬻書都市。士之博雅好古者。盡取諸家所錄。輯為一編。以今九域京府州縣為本。而繫其名物於左云云。思賈人嗜古如是。又能蒼粹成書。亦一異人。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宋錢唐陳思著寶刻叢編。以記所見金石文字。臨安陳起喜與文士交。刻六十二家詩。為江湖小集。明隆萬間童佩子鳴有詩六卷。皆書賈中少知文藝者。

橋西雜記又云。陳思寶刻叢編前序有陳思道人之語。張氏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宋刻釋名殘本四卷。前目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計十一字。戴表元題孫過庭書譜後云。往時杭州陳道人家印書。書之疑處。率以己意改令諧順。殆是書

之一厄是書賈有道人稱。

按書賈稱道人今久不聞亦未知何義。

明時刻書工價

明劉若愚酌中志云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費相同。

按此知明時刻書價值至廉今日奚翅倍之也。

茹筆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製筆謂之茹筆笠澤叢書有哀茹筆工詩林逋集有美葛生所茹筆詩今製筆者尚守其法以口舐之使圓而茹筆之名鮮有人道者矣。

縵戶

明陸深豫章漫鈔云今人家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河。疑江字說洪武十四年欽差總旗王道兗等至府編僉漁人謂之縵戶。

同年

國朝許纘曾滇行紀程云。苗類甚繁。輿徒力役皆苗也。每輿夫一名。父子兄弟皆隨之。互相更代。以均勞逸。走若飛鳥。漢人戲稱之曰同年。則輶然色喜。

按錢唐江中舟子。有同年之稱。不知何義。不謂苗中輿夫。亦有此稱也。

國朝陸次雲崑谿織志云。苗人同類。稱曰同年。

宋已有轎肆

宋丁特起靖康紀聞云。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權貴女於金。搜求肩輿。賃轎之家。悉取無遺。是北宋時已有賃轎之肆。

巧人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殷文亮。曾為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為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將作大匠楊務廉。常於汜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柳州刺史王琚。刻木為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繩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即銜魚。石發則浮出矣。

按觀此等事。知列子所載偃師事。蓋實有之。

韓伯通塑像

唐韋述兩京新記云。大雲經寺內有二浮閣。隋文帝立。塔內有鄭法倫。田僧亮。楊契丹畫跡。及巧工韓伯通。瘞作佛像。故以三絕為名。

按韓伯通善瘞佛像。人罕知者。然此條疑有誤。浮閣當作浮圖。三絕之稱。亦所未詳。或是二絕也。

劉永暉治文具

明黃省曾吳風錄云。自吳民劉永暉氏。精造文具。自此吳人爭奇鬪巧。以治文具。郡縣官此者。爭索文具於民。若長洲郭田二令。相繼挾千副以往。至今為民害未已。按近時吳中文具。初無佳製。劉永暉之名。亦無知者矣。

國初一技之士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爐則張鳴歧。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器則吳十九。江甯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歟。

國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云。葉洸字金城。青浦人。胸有邱壑。暢春園一樹一石。皆其布置。

又云。繆舍人炳泰。以諸生遠遊。不得意。久之。以能寫像。名於浙中。尚書福長安公。挾與俱北。聞於上。召入。寫御容。拜文綺之賜。屬車所至。靡不從行。命更定紫光閣五十功臣畫像。乾隆五十三年。臺灣平後。復繪功臣像。皆炳泰筆也。

按此皆本朝方技之士。

馮巧梁九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老工師梁九者。董將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本朝初年。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厯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不懈。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

陳飛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萬厯初。蒲坂張鳳磐相公家。有一僕陳姓。善走。一日能八百里。

蓋躡捷天賦。非有他術。因名之曰陳飛。飛之子亦能行。一日止五百里。近日吳中有一顧姓者。得異人傳授。一日夜可千里。為忌者奪其囊中一小鐵船去。奪者又不得其祕咒。亦無所用之。顧姓者已改業內外丹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徐州周成。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既行又不能自止。或著牆抱樹乃可耳。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簾中縮足而睡。

風火輪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伊犁某大臣。遇異人。以三千金為贖。授之兩奇術。一為風火輪。其法覓古寺觀。千年瓦當。雕作兩小車輪。裝於鞋底之中。捏訣諷咒。其行如飛。日可八百里。

按小說中有所謂風火輪者。不謂真有此術也。

目連戲

國朝董含尊鄉贅筆云。二十二年癸亥。上以海宇蕩平。宜與臣民共為宴樂。特發帑金一千兩。在後宰門架高臺。命梨園演目連傳奇。用活虎活象真馬。

按此康熙中事也。今民間尚有演目連戲者。

走解

明黃佐翰林記云。天順三年三月五日。賜文武觀走驃騎於後苑。其制一人馳馬執旗引於前。一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擲趨捷。人馬相得。如此數百騎。後至乃為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場。俗名曰走解。

按今於馬上鬻技者。有跑馬賣解之名。猶其遺俗也。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走解。本軍營演習便捷之法。晉曰猿騎。明曰走驃騎。皆于馬上呈藝。上下左右。超騰躡捷。近則男子較少。咸以婦女習之。為射利之場。奸污之技矣。康熙五十一年。部覆陝西提督潘育龍。因陳四等一案。題奉諭旨。將走馬賣解賣索之人。盡行查拿安插。而游手之徒。為之斂迹矣。

耍曲耍舞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近世風俗相尚。公私宴集。皆為耍曲耍舞。如勃海樂之類。

按耍字不見於字書。清異錄有耍金耍銀之語。觀此知耍字。在宋時已為常語矣。

蘇幕遮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恭上書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駁馬胡馬。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噪。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服云云。

按今詞名。有曰蘇幕遮者。蓋唐時渾脫隊之遺音也。

鞦韆名目

明陳吳才萬松閣記客言云。北地有鞦韆。士女乘之。以習便捷。曰三花五擊。為戾仙。飄皆其名也。

忘憂清樂集

國朝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云。觀黃堯圃所藏宋槧碁譜。李逸民撰名曰忘憂清樂集。首載徽宗御詩。有忘憂清樂在枰碁之句。

棋雜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馬融圍棋賦。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棋雜兮。頗棄其裝。雜音義與岳同。棋心并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動搖也。今謂之勢子。而中心一子多不下。蓋古法與今少異。

按今棋局於四方之中。畫作井形。著者輒於此先下子。其即古所謂雜歟。其名既

不傳。並其字亦不識矣。至兩人對局。中心一子。不知宜歸之何人。古法不行於今。莫知其詳也。

今坊間所刻張天如百三名家馬季長集。竟作迫兼棋雞。古字失矣。康熙字典佳部有雞字。引字彙補。余略切音岳。棋心中一子也。

又按雞字。於形聲皆不可曉。必非古字。疑當作雞。即鷓字也。變從鳥為從佳耳。陸佃曰。鷓性好崎立。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鷓立。棋雞正取此義。因變作雞。又誤作雞。遂不復識矣。

芾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通元集圍棋兩無勝敗曰芾。說文相當也。

按廣韻有瞞絲眇三音云。今人賭物相折謂之芾。今無此稱矣。

蒙古棋

國朝禁名禮橋西雜記云。常熟徐蘭字芬若。康熙中曾出塞。賦詩一卷。末附六歌。歌各為序。其蒙古棋云。局縱橫九綫。六十四卦。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車。二馬。二象。一礮。一將。別以朱墨。將居中之右。礮居中之左。上於將一卦。車馬象左右列。卒橫於前。此

差同於中國者也。其棋形而不字。將刻塔。崇象教也。象刻駝。或能遠北無象也。多卒。人眾以為強也。無士。不尚儒生也。棋不列於線。而列於罫。置器於安也。馬橫行六罫。駝橫行九罫。駝疾於馬也。滿局可行。無河為界。所謂隨水草以為畜牧也。卒直行。一罫至底。斜角食敵之在前者。去而復返。用同於車。嘉有功也。眾棋環擊。一塔無路可出。始為敗北。

按此與中國象棋絕異。惜其法不詳。未能試為之也。

七國象棋局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溫公七國象棋局一卷。七國者。秦趙韓魏楚齊燕也。周居中而不與。尊周也。

按此戲惜不傳。未詳其法。

葉子戲

宋歐陽修歸田錄云。葉子戲。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者。撰此格。因此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卻彩選之類是也。

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耳。

按自來言葉子戲者。皆以為因人姓也。又以為唐二十帝之讖。非讀歐公此書。不能知其詳也。

又按歐公云。葉子。似今策子。必以竹為之。如老學庵筆記所載簡版是也。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蓋即葉子而飾以金。故曰金葉子。王半山以金漆版書藏經名。就蔣山寺取經。亦即此類。

宋玉鞏聞見近錄云。國書嚴重。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標。黃金軸。神宗時。詔為黃金梵筴。以軸大難披閱也。

按此亦以卷軸不便卷舒。改為金葉。

佛面浮屠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章卞公守洪州。因宴客。擲骰賭酒。乃默占。如異日登台輔。即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屠。遂緘秘其戲。至為相猶在。

按佛面浮屠。必骰采之名。未詳其說。

宋袁文甕牖閒評云。博家以一二三四五六投子為浮圖。何也。浮圖乃塔也。舊聞張

山人浮圖詩云。浮圖好浮圖。上頭細了。下頭麤。借此以名。投子者。豈亦以一二三四五六為自細至麤。如浮圖之狀歟。

按此可得浮圖之義。謂之佛面。則仍未詳。

千字文酒令

宋王謹唐語林云。薛濤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曰。衡字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翻金斗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齊梁以來。散樂有擲倒伎。疑即翻金斗也。翻金斗義起於趙簡子之殺中山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

按此說未知有本否。唐崔令欽教坊記。有筋斗。裴承恩妹大娘一條。似古作筋斗。不作金斗。

明張萱疑耀云。今人以頭豎於地。以脚番上。為筋斗戲。諸書皆作筋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堅。未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為跟也。或作跟。則筋斗當為

跟頭今作勛斗。兩字皆誤。

倡優名班之始

國朝憚敬大雲山房雜記云。金源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則曰雜班。每宴伶人進曰雜班上。此倡優名班之始。

纏頭非獨施於倡伎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云。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當此禮者即以彩物為贈。謂之纏頭。如僕固懷恩為中使駱奉仙起舞。奉仙以纏頭為贈是也。倡伎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

胠篋祕訣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明常熟徐復祚。花當閣叢談。村老委談云。里中有邱老四者。賊魁也。著一書名胠篋祕訣。

按竊賊亦著書。真可笑矣。